

## 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专栏

## ■评 论

## 古海隆起的歌

——评永琼桑姆的诗集《古海》

□次仁罗布(藏族)

牧歌悠悠。

古象雄文明源于她,以阶梯式向雅砻河谷蔓延,侵袭进茂密的塔工地界,再不断向外延伸,成为远古极具影响力的文明,高原之人被其护佑。之后,吐蕃的盛起与衰落都在雅砻河谷里,其后人最终却选择到阿里去栖息,从此停止了征伐,刮起了弘法的劲风。这高地上有了神山冈仁波齐,有了神湖玛旁雍错,有了古格王朝,有了札达土林,使她的声名被高原雪域的风风吹向各个角落,成为令人神往的一处高地。

诗人永琼桑姆就出生在这片高地上,她被孔雀河所喂养,目光所及之处被巍峨的土林所占据,使她在柔弱如水与坚毅豁达间穿行,并热爱上了诗歌,想用一行行简洁的文字,表达对故土的那份痴爱和思念。她与西藏当下的许多年轻人一样,最初在家乡的学校读书,后来考取到内地的中学上学,然后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,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光发热。这种经历使她与故乡之间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,情感上的丝丝缕缕甚至因距离而让她对故乡有了一种审视与考问,这在她的诗篇《铁匠的女儿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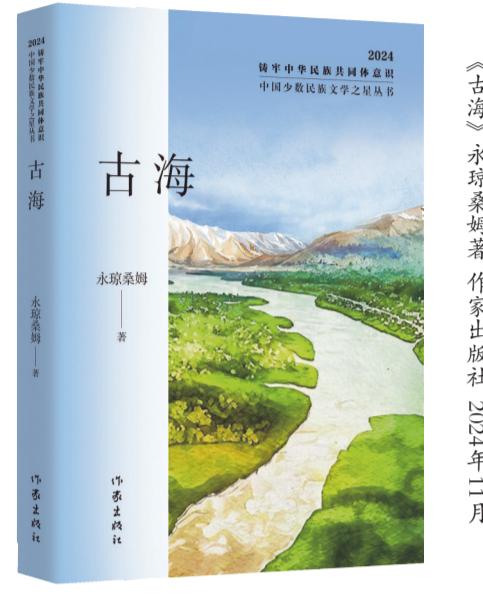
“是你吗?铁匠的女儿/与我一起放学回家吗?//越过了五彩塔/鸟塔粮仓与马车在灯边/有我们共同回家的大路//呼啸着的塔下魔/用狂风的劲拗 捆住了街道与细沙/让我们紧紧拥靠在一起……”

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,但偏远的故乡却仍被旧有的观念所束缚,人们对手工艺人的轻蔑与不屑依旧存在,这让年轻的诗人既疑惑又愤慨,于是情不自禁地对这种顽固的思想进行反击,而且讴歌劳动的光荣与劳动者的美,表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:

“雪中一阵玩闹的风/使老人的曲调颤巍巍/但也继续哼唱他的历史/缅怀他的青春/匆忙的雪粒也在附和着落地/贴紧他曾守卫的土地//氆氇上老人还有一部留声机/白内障折磨地夺取了一切洞察/幸好他的声音仍在传颂着英勇的旋律……”

《遗忘的人》描述了一位说唱艺人,可是这位艺人已经风光不再,只剩下衰老与病痛,但他传扬英雄的使命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终止。他坚持用苍凉的声调继续吟诵英雄的故事,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滋养。这样的画面,令我们动容,也使我们不免为岁月的匆忙消逝发出一声喟叹。还有《外婆》《益西》《柏树香》《普兰的春》等许多的诗篇,都是因写故土而情感喷薄欲出的。

永琼桑姆这部集子里的诗歌篇幅都很短,有些甚至只有那么几行,但这并不说明其诗歌的空泛或简单,反倒证明了她的极简与匠心独运,比如《母亲》只有“一团柔软的蒲公英/



任风吹散 细碎的情绪/只剩一根 干枯的母亲”这寥寥几句诗,却让我们读到了母亲从青春到老这几十年的变化。在柔软的蒲公英这个意象中,诗人淡化了许多的愁绪和伤感,让读者在美丽的诗行中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,其力量是无法言说的。

“你是桌子里/深藏的尼泊尔木碗/一壶茶/滚滚浓烈而来/你总是宽容那片热情/却不留下脉脉的余温”。《余温》这首诗的意指可能有多种,如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,这种丰富性使得它拥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。

“野杜鹃是山神自残的血痕/光照充斥在满足的紫色上/人们编缀着花冠佩戴着美丽/山神编织血肠祭祀着杜鹃”。《杜鹃》这首诗写出了大自然里的因果关系,到底是谁在成就着谁?这是一个带有哲思意味的疑惑。

永琼桑姆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形式上的努力探索,有时一个字开头,有时三个字,有时十几个字等,但通览下来你就会看到各种形式的排列,这些都是诗人故意为之,也可见到她的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。

年轻的永琼桑姆刚刚踏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不久,前方的路还很漫长,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,唯其稚嫩,更具希望。期待她通过不懈的努力,争取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诗人。

(作者系西藏作协主席)

## ■创作谈

在大学四年的文学学习里,我很愚钝,从未在意过诗歌的存在。直至在第一次失恋后,读到海子的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诗《日记》,我抑制不住地想起曾经去过的、想要的、丢失的、现在的一切,才第一次有了对语言与想象的战栗的感觉。我凭借诗歌得以舒畅地诉说了心中隐秘的痛苦,写出了《走失》《别》《谛听山神》等诗。当时盛行创办公众号,我也创建了一个公众号,记录并发表我所有的长歌短句。当然,这个公众号没有很多读者,但关心我的朋友还是关注到了它。她们从我发表的言语中体会了我的情绪,也引发了她们的哀乐。我欣喜在这样有距离的表达里。这是我诗歌创作的初始。

我于1998年出生在西藏阿里,我的生活和创作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。阿里地区在中国的最西部,平均海拔四千米,这里连接着尼泊尔等地;这里有歌舞,有果实,有田地,有糖果,有神话,有冈仁波齐山,也有大片寸草不生的荒漠。越是空旷的地方,人们的想象力越是丰富,这里创造出了摇篮曲、神话、故事、谚语、诗歌、史诗……而将这些古老的角色传授于我的人,就是我的外婆。

外婆八十岁高龄时还能流畅地讲完《格萨尔王传》,我很想知道,为什么她的记忆会这么好,能将故事表达得如此准确?她回忆在札达县放牧的时候,她只听说过的人们讲一遍故事,就能将其深刻在心里。她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,因为在荒无人烟的草原里,像当今社会手机一拿,随便一搜就能查到的神话、故事和驱车不久就能团聚的热闹,对于当时的她而言,是稀有的刺激,她要将这些路人们带来的故事牢记住,在往后的日子里细细回忆。带来故事的人走了,却留给了她大片的梦想空间。然后,在某个寒冷的夜晚,外婆一遍又一遍地将故事讲给我的母亲和我听,她的故事就成了连接我和幻想与现实的桥梁。阿里很空旷,这里的天地都有它们的生命;阿里很寒冷,但神话里的人有血有肉。当我学会写出几篇像样的诗歌后,也开始尝试融入这些传统的神话故事,如《益卓女神》《札达》《忘了的故事》等。故事曾经丰富了我的童年,如今丰富了我的想象。

后来,我遇到洛尔迦、北岛等诗人

## 空旷的听觉

□永琼桑姆(藏族)

曾经是同一个村落的地方,因为种种原因被划分成了两块新的土地,随着旅游的发展,两块土地有了新的节日、活动,再也没有举办过同一个节日。

还有一首《恢复我的听觉》。在西藏,无论是朗玛厅还是酒吧,都已开遍大街小巷,人们也拥有了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,这些事物扩大了我们眼界的同事,也占有了我们所有的感官与认知。尚可控制的是我的眼睛,我闭上眼睛还能无视那些花哨的东西,但耳朵不行,大街小巷都是各种时下流行的音乐,不由分说地钻进了我的耳朵,而我堵住耳朵的唯一方法,就是带上播放音乐的耳机——这何其讽刺!所以,我先写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《恢复我的听觉》,写当人类逃离了城市,依靠听觉慢慢恢复了其他感官的故事。但我犹嫌不足,写了一篇同名诗歌:“让我饮一杯/月下的宁静/赐我吧,一个听觉/我抬起白色的石头/含着你醉人的宁静啊——”

我有次在途经检查站时,看到一头牦牛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间手足无措,川流不息的车辆在绕道、在谩骂,却无人指引它离开。我盯着那头牛,仿佛它就是我,茫然于城市文明。于是就写了一首以“拉萨冬天”为主题的诗。几天后,这首诗突破了六万多的阅读量,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留言,他们大多是“拉漂”:在拉萨打工的人、“考公”失败的人、当兵的人……他们对拉萨毫无怨言,只是感叹自己在世界里如此渺小,却又坚强地期待明日的希望。我看那些读者没有对我有瑕疵的语言表达感到失望,反倒倾听了我,鼓励我,这让我很激动。

曾经我对创作一事,态度确实很懒散,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自认为有诗性的句子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,我将其记录下来后就只会自我陶醉地品鉴,却从没有想过进行打磨、修改和发表,还是我的恩师次仁罗布老师一直鼓励我、支持我努力创作,直至今日,诗歌已然成为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让更多人关注到西藏文化,写出它的自然与美丽,写出它的悠长与丰厚,这些都是我以后创作的方向,但我深知,我的水平还不够高,能力还有所欠缺。愚钝如我,只有做得勤勉一些,更加努力地深入我的故乡,打磨更加“精良又准确”的诗歌语言,才能将那一刹那的感受勇敢写出来。

## ■创作谈

一条路,铺垫了一个人的一生,将其引向命运的远方。

这些年,我好像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,从一个晨昏,走到另一个晨昏,我好像走出了乡村,却好像依然还在乡村。走了很多年,总以为在地理上的远方,回过头才发现,其实自己始终站在原处,站在那个被挤在长白山褶皱之间的村庄。

长白山脚下的这片土地,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。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,当然,它同样不会缺少奋进的力量。

前几年,我负责单位指派的脱贫攻坚工作,随着对乡村的深入探索,那些亲切的或陌生的记忆随着探询乡村的脚步一点一点复活。如果说我之前对乡村的印象,还一直停留在表面,那么之后的很多年,我才慢慢读懂了它们的背面、侧面和里面。如今的乡村,早已脱胎换骨。很多时候,在我的思考中,它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两个时空中共入:在过去和现在之间,它们偶尔交叉融合,相互影响;偶尔又在一分为二的路径里彼此剥离、相互独立。在某个时段,我与乡村达成和解,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个顿悟的时刻实现了超越。

在当下的语境里,散文集《交替的底色》的书写对象似乎略显单一,它写的一直是同一个村庄,是那个被挤在长白山的褶皱里、无言亦无声的遥远的村庄。但是,懂得它的人都知道,作为一个意象,那个村庄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。我将自己、北北、米宁、天宇等人拆开、揉碎、糅合又重组——表面上,这些人是单独的个体,实际上,他们却代表了一个群体。在冲出大山这条路上,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,思想和行动常常会不谋而合,堪称“精神共同体”。他们人生起点低,却又不甘心命运安排,铆足了一股劲,想冲出大山,远离村庄,在城市里扎根。

在中国的乡村,这部分人不在少数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,大多都看够了父辈们所受的苦,经历了生存的艰难,还有太多挣扎的迷茫。可是,这些人却难以被人理解,别人不懂他们想

##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

□宋雨薇(满族)

要的远方,哪怕他们心里一直奔腾着一场海啸,泪流满面地站在他人面前,对方好像也看不到泪水,更读不懂他们心里的悲伤。

在奋进的路上,一长一短的两个影子始终交织,镌刻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记忆里。那些长短不一的镜像,长的是自己沿着岁月的方向,逆流而上的身影;短的是父辈们弓着腰,扶着犁艰难前行的日子。令人欣慰的是,后来这些人都在岁月的河流里走出了迷茫。在命运面前,他们将“命”和“运”理性地拆分,淡定取舍,昂扬着奋进的力量,最后都走出了大山,留在了城市,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
自始至终,我都在实现一次次全力打开自我并超越自我的文学实践。以米宁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一直存在于我的视野与思考里,在触摸过粗糙坚硬的生活表层后,她们的情感和命运在乡村振兴的蝶变中实现超越,最终唤醒了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向往与不甘,走向了更加多元的道路。还有书中的父亲和四叔,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,还是一群人,是许许多多带有时代精神气质的农民的缩影。这些人事变迁,在向内和向外的观照里,都构成了我内在的生命体验、记忆和思考。在这部散文集中,我还通过串联的方式,围绕着村庄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苏醒,改写了乡村的旧时况味和精神。

那些个体的命运在时代转型下跌宕起伏,造成了我和北北们不同的远方和未来。我深情地回望这一切,在记忆的河流里打捞我和北北的境遇和时空。那缺席的毕业照片、青年公寓的相见、小树林的醉酒,以及“我”、北北、天宇等人人流泪的时刻……这些“交替的底色”呈现出我们这代人的成长际遇。

新旧事物就像齿轮一样一环紧扣一环,推动着时代飞速向前发展。柳叔的果园里落了一地的红红的果子,却再也吸引不到当年偷果子的人了,他们都去了哪里?他们还会回来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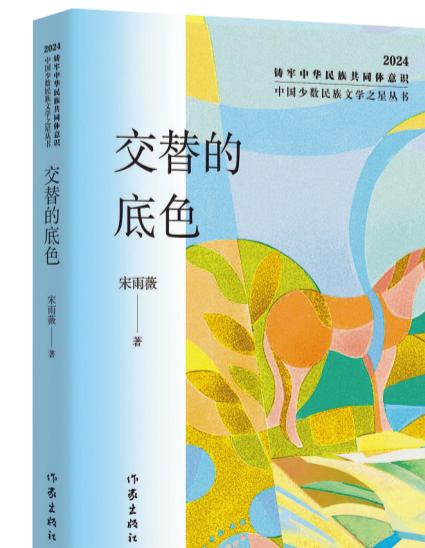
这部散文集里不仅有我对时间的思考,还有对生活底色的探询,还有对命运起伏的追问。这些努力,在我看来就像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。

## ■评 论

## 细节、个性与散文的气度

——评宋雨薇散文集《交替的底色》

□赵培光



《交替的底色》,宋雨薇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11月

所谓散文之文,关键就在那一闪而过的灵光哩,要问灵光最终去哪儿——牧童遥指杏花村!

新文学以来,现代白话散文的成就一波接一波,一浪接一浪,波追追,浪飞飞。萧红、张爱玲等女作家,贡献出许多不俗甚或不朽的散文名篇。雨薇不肯仅仅站在她们身后,而是尽量踩着光影追上去。

雨薇在村庄里度过了少年月,看惯了也看懂了那些庄稼树木,它们之所以长势喜人,必然是经得起风,淋得起雨,熬得过霜雪雷电,挺得过酷暑严寒。更何况,山、水、人,久养而性成,习得了那种倔强的品性。体现在作品上——你写你的,我写我的;体现在做人上——你行你路,我行我素。

就散文来讲,没有技巧,就是最好的技巧。境由心生,文由境生,若人品干净,文品自然圣洁。呼吸在市井,低眉顺眼,块垒无计消除;而到了草原上,策马扬鞭,境界一下子辽阔起来。当然,叙事讲究调性,一笑了之抑或一哭了之,小儿科,免不了轻慢艺术。雨薇凭她生活的底蕴和思想的高格频频出手,字词句段中融入了大爱与深情,无为而无不为!

雨薇心中深藏不知多少事,散出来的千字文、万字文,情幽意远,夺目亦夺魂。

许是去年秋天吧,我受邀参加某个活动。其间,碰到了雨薇,得机会与她交谈,核心话题是生态散文。我曾经写过若干篇什,没怎么把这当回事。年轻些的雨薇呢,却特别担心丰富的生态题材会掩盖自己思想的短板。于是,她积极地收放眼力和心气,开垦着一片又一片小散文、大文章。握别的时刻,我突然发现她姣好的脸庞隐约透露出沧桑。不由得暗想,沧桑兴许是雨薇散文又进一步的体现吧!

一个人,活成了俯仰于天地之间的作家。谨以此致意,为雨薇,为散文,为雨薇的散文,也为自己的散文。

(作者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、吉林省散文委员会主任)

细节,细节……细节怂恿着雨薇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看到一句话:“时间让深的东西入骨,让浅的东西无痕。”入骨也好,无痕也罢,毕竟要写出散文的气息、气韵与气度。所谓散文之散,